



华密:华罗庚最小的孩子。在纪念华罗庚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,她心中想得最多的是那个爱妻子、对家庭负责任、有情有义有爱的父亲。

父亲的情与爱

■ 华密

父亲去世后的第18个年头,母亲也走了。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,我发现了一个大牛皮纸口袋,里面是厚厚的一摞信,有五六十封,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写给母亲的信,其中有父亲在全国各地出差时写的,也有他住院时写的。大多数的信也就一两页纸,报个平安,问候一下母亲。

在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,父亲写道:“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,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,还是一盒鹿茸糖,你的关心,感动了我。”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,父亲写道:“现趁裴定一同志来

送重要公文之便,带上丝绵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,都是买来的。特别是山萸肉,可能学名是山朱萸肉,对你的健康合适,可以泡水喝,长喝。”读着这些信,我心里感觉暖暖的。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母亲是如此相互惦记,相互牵挂。

其中,有一封很长的信,是1978年8月12日父亲住院时写的。父亲用朴实的语言,十分详尽地追忆了50年来两人的感情历程,表明自己对这份感情的珍爱。这封信让我明白了,是什么样的情爱,让一个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和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,相濡

以沫,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,并搭建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。

父亲母亲结婚时只有十七、八岁,属于包办婚姻,双方家庭都很穷。结婚后不久,父亲又得了伤寒,病情严重,九死一生。关于当时的场景,父亲在信中写道:“贫贱夫妻百事愁,母亲病得要死了,接你过门来冲冲喜。回去后不久嫁来我家,母亲已经不能劳动了。一家的家务重担都压到你身上。当时我只会哭,不会说,有的时候‘无缘无故’地哭一场。那时哭的心情,有人说呆气,但有谁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前途漆黑,家贫,母病,妻子太轻。”

父亲对自己患病的情况是这样回忆:“幸而当上了个会计,每月能拿十八元工资了。但不久就死了母亲。工作了三个月到旧历腊月初四日,我又害伤寒病倒了,九死一生活了出来……中西医都束手了,起课问卜都已说绝望。住在楼上,楼板薄,一走就摇,腿就痛得刺骨。睡着不敢动,屎尿都在床上,不敢掀开被,怕着凉。你就是在这种情况

下,服侍了五个月,起来后(我的)腿瘸了,人生到了绝路,连体力劳动的可能性也给剥夺了。”

父亲还特别详细地记述了母亲对他的直接救治:“最使我难忘的是褥疮,医书上说患褥疮的人是要死的,但(我)并没有死,巴掌大的褥疮,如果一溃烂也是必死无疑的。但你用一把小剪刀,一分一分地剪,化(花)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,才把它整个剪掉。”(当时)我的环境真是生不如死,但我的顽强的性格,还是要死里求生。你任大劳,无怨言,服侍一个并没有见出前途的人。这是什么力量,出于善良,出于怜悯,不够!你把一心都用在身上。”正是这种产生于贫困危难之中的情爱,伴随了他们一生。

父亲于1931年被聘到清华大学工作后,家庭生活略有改善,但仍然十分困苦。对此他这样写道:“到了清华,虽然拿的是最低工资,但比金坛宽裕多了。我唯一信托的人是你,除掉生活之外,都寄回去了……‘贫贱夫妻万事愁’,希望日日夜夜拼命工作能更好地改善生活了。这是我苦学的一面,但抵不过你在金坛受苦的一面,俊东生下来,继续又生了两个,百日咳送掉了他们的小生命,对我讲来我是钻在数学之中,而对你讲来是身上的两块肉啊!我现在想起来,你当时的悲痛是怎样过去的!”

更大的苦难和生死考验还在后面。抗战之初,父亲正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,做数学研究。战火逼近家乡时,母亲带着我的外婆、姑姑、大姐和大哥等人一起逃难到了昆明。随后,父亲也放弃了去苏联留学一年的计划,辗转回到昆明与家人团聚。

父亲在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:“曾几何时,又过了苦而又苦的生活了。日寇轰炸使我们移居农村,昆明的农村又比不上江南的农村,住的小阁楼,楼下是牛与猪的饲养圈,群蝇乱飞饭上乌黑一片。”除了生活环境艰难,还有日本飞机的轰炸,他写道:“日本轰炸,我的洞正在火力中,差一点被活埋了。从你洞中所看见的一头是我埋在土里,另一头是黄土坡上火光冲天。我的鼓膜震破了,我的肺压出血了。这比‘贫贱夫妻万事愁’更困难了一层。”

但是,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日子里,父亲始终没有放弃理论数学的研究,并于1940年完成了《堆垒素数论》。这本在中外数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文献是如何完成的呢?他在信中充满感情地写道:“在这样的环境中打水烧饭是你,背米买菜是你,洗衣洗被是你,还要喂孩子,乳孩子,这样情况下,我才有条件完成我的名著《堆垒素数论》。”

父亲一生奋力拼搏,攀登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,而母亲则用一生挑起了全部家务重担,让他全身心地做学问。在信中父亲动情地写道:“一心都放在我身上,这是铁的事实。不是你的理解,我哪能有今天的成就。”父亲常对我们说:“妈妈是无名英雄,我的功劳有她的一半。”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父亲对母亲无限的情、无限的爱。

2006年11月12日,家乡金坛建起了华罗庚纪念馆,父亲母亲的骨灰共同安放在父亲塑像背后的墓穴中,他们从此相依相伴,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。



1970年,华密与父母合影



1938年,和家人在昆明



1945年,全家在昆明的住宅前合影



1957年春节,华罗庚全家在清华园合影